



史通評釋卷之七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品藻

曲筆

探賾

直言

鑒識

品藻第二十三

有一作形

卓是賊臣
誰曰英雄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象鸞不此翼若乃
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
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
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
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
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
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
者書有子名袁董竝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
倫亦有厥類眾夥宜為流別而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
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為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按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
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
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
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竝在第二等求
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聃甥騶甥養甥欲殺之鄧侯
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
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
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
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三甥皆在
第六等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

二甥畢竟
在鄧侯上
秦武陽自
當居荆卿

末

高漸離荆

軻秦武陽

詳史記刺

客傳

直狂狷决

不悖禮字

玄恐未識

狂狷

楊王孫注

十七卷朱

雲注六卷

次之士會為下

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四等士會在第五等

其述燕之賓客

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

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

武陽在第六等斯竝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瓠而賤璠璣或

策駑駘而捨騏驎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

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

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

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

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

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

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

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

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

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

之儒風與此何殊而竝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楊董獲升

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百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卑

失亦徃徃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

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

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珉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

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

頰史作真
頓音器

文苑當作
文學隋書
不名文苑

龐萌詳五
卷

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竝列隋世皆謂楊玄
臬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三類
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
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
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
之妙答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
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
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
清宛為不朽者矣宛吳本作鬱按詩當作苑
評曰漸離荆軻秦武陽當共列刺客江充息夫躬石顯

當同傳佞幸強生分別此孟堅之失也若伯牛曾參無
大軒輊雍也不佞求非吾徒一進一退原不甚錯至於
顏氏庶幾伯玉君子附名魯論便足千秋何籍於稽康
何榮於高士董楊即賢豈侔顏蘧比而言之恐亦非倫
光武嘗稱龐萌為社稷臣已而連和董憲誠為受誤徐
邈清通始終勿欺中聖一語不過醉後戲言而可謂欺
孟德乎擬邈於萌奚翅霄壤史通此篇大是確論而擬
議如斯信品藻為難
評曰古今人表張晏糾之云老子與文伯之母第四田
單魯連藺相如第五而大姬巫怪寺人孟子乃在第三

嫪音躬亂
及毒音酷
改反嫪姓
毒字

嫪毒昏淫不列下愚而在第七其言謹矣不獨鄧侯三
甥荆軻武陽之失已也今細考之猶有霄壤相懸者史
記稱摯不善通鑑稱摯荒淫胡為與臯夔伊尹夷齊同
列第二崔杼慶封齊魯弑君之賊柰何與孔文子闕黨
童子同列第七商紂宜列第九而武庚可恕田恒倖列
第八而子我可疑晉靈公居九而趙穿第八則臣可弑
君隱桓與子羽同列第九則弟可弑兄叔梁紇先師聖
父乃置第六與巫臣吳起同輩曾不得比於絳縣老人
優孟王人弄兒乃置第四與呂侯君平比肩乃遂躡於
魯公伯禽如斯繆戾不可枚舉孟堅之失此表為甚

商臣楚成王太子也弑成王自立故曰南蠻冒頓匈奴
單于頭曼太子也弑頭曼自立故曰北狄二人者皆弑
父之賊故世稱悖逆曼讀臚冒頓讀墨特或讀墨咄
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後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晉悼
公使彘恭子彘恭子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
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
士燮也母弟同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
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
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
左傳二十八晉文公圍曹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
以為戎右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
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
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
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
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
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
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
傍婦人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
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
治官不理孝差我竝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遂

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評曰秋胡之妻始不改節於桑園貞也既不詭隨於金
夫烈也投川雖云太過顧影自是無媿子玄乃鄙之爲
頑人悍婦寃矣

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
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可也公孫棲
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
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
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

於縣江沂濤迎婆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邯鄲江充字次倩河內息夫躬字子微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尋夷三族躬幸於哀帝作姦誅東平王尋詔獄死母弃市家徙合浦

濟南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南史彭城劉康祖宋左軍將軍元嘉二十七年與魏永昌王戰於尉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魏人傳康祖首示

彭城面如土

餘杭卜天與宋廣威將軍元凶入弒事變倉卒天與不暇披甲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未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竝死

宋永初三年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

丹陽紀僧真事齊高帝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建元初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

為建威將軍尋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

王頰字景文僧辯之子頰之弟也仕隋為漢王諒參軍

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

志頰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頰計也

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頰戰敗自殺

評曰王頰附楊諒不得為貞士李延壽隋書附孝行傳

以兄頰發陳之陵報父之讎為孝子因及之也史通謂

宜附諒傳中良是魏徵列在文學與詞人共編非臯感

楊玄感既誅煬帝賜玄感姓臯氏非謂隋世以玄感為

臯感也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

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

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言不

遠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

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

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

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

吳本作行人
曲自陷小

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管涓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

涓曲涓涓
也雲臺臺陵
雲其臺也

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新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蕭統是昭
明太子元
未作燕史
疑是董統
或另有一
蕭統邪

評曰此篇序古今史臣之直佞進南董韋崔馬遷張孫
習宋王劭而退陳壽王隱干寶虞預王沉蕭統夫宋孝
王與尉遲迴同死猶可言也王劭剖析符命曲媚開皇
而列之南董干寶直書成濟抽戈而移之鑿齒誠所未
解自唐以來吳兢不徇張說之請韓愈直書中禁之事
庶幾近之此外亡聞

後漢書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
反封侯是時太尉李固以直言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
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尉亭侯司空袁湯安國
亭侯

左宣二秋九月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
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
之懷矣自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
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
竟乃免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
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
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
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旣

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魏王肅曰武帝聞司馬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魏氏春秋王業不偏安之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松之注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

評曰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自討文王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口天下

兕而隴切
散也雜也

其謂我何太傅乎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干寶晉紀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然則抽戈犯蹕之言出自干紀不出習書子玄乃謂干寶栖毫靡迹鑿齒近古遺直何其厚誣干也魏氏春秋戊子夜帝自將兕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魏氏春秋張掖郡剛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

而不善成有玉匣闕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

搜神記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

金行在曆謂此

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漢晉春秋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

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
漢晉春秋丞相亮卒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
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
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
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
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
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
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

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
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射用舍
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
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
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
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
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
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
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
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

沉女賊也
機壽事二
姓不忠之
臣也孟堅
受金事未
顯安得與
三子比論

聖公更始
字伯升劉
續字光武
兄也為更
始所害

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
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
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興之史出于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
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
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
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
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古者諸侯竝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
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

夫史之曲
筆至主人
之甚乎是
本在鑒識
篇

伯起魏收
字重規李
百樂字
吳錄曰福
雍字元歎
言為蔡雍
之所歎因
以為字焉

氏出于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
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
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
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
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
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
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
美相酌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
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

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名
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
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
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
而有劉康袁粲周斌而有王謙尉迴斯皆破家殉國視死
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
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
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悲情偽
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

符生堅兄
為堅所弑

沈約諡隱
侯

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矣寔昔秦人不死
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
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
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
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
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此篇恐有脫誤未能盡解

評曰王沉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詔彰曹醜也

陸機既降於晉故諸葛之拒虛張其鋒美懿功也佞人
執筆顛倒如是若孟堅承祚猶有可疑劉允濟有言班
生受金陳壽求米史通亦云惟上伯厚曰受金事未詳
予考三國志壽傳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
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
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
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但丁儀上亦有
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皇后

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自撰顯宗
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河間董承獻帝舅也爲車騎將軍曹操迎帝都許承見
操舉動陰念曰拒虎投狼奈何尋受帝密詔誅操因與
昭烈合謀事洩被害昭烈遂據下邳不還

京兆金禕字德禕與大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
曹操甚敬異之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磔
風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昭烈事敗操收紀晃等將殺
之紀呼曹操名曰恨吾不自王意竟爲羣兒所誤耳與

晁等皆死

聞喜母丘儉字仲恭爲鎮東都督揚州文欽曹爽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正元二年稱太后詔罪狀司馬師舉兵討之兵敗儉死欽亡入吳

琅邪諸葛誕字公休都督揚州守壽春與吳連和合文欽討司馬昭兵敗誕死之

評曰公休孔明從弟也人言諸葛伯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犬虎子瑜而犬公休殊非其倫孔明祁山拒懿公休壽春討昭忠肝義舉與亮何異子謂三葛亮

爲上誕次之瑾又次之

陽夏袁粲字景倩宋尚書令蕭道成將受禪粲率兵攻之不克臨刑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丘山人人莫不隕涕

評曰宋之忠臣有劉康祖袁粲無劉康名且劉康祖死劭之難袁粲死齊之禪今粲謂齊興而有劉康袁粲似謂劉康祖亦死於齊劉與袁不同時亦不同難史通何以不曰袁粲劉彥節乎

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德林遂字公輔歷官上

儀同子玄所云亡考未達公輔相加者以此
字出大若未詳

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
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
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
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
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索
隱致遠鈞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

體一作求
體字不通
求字欠妥
當是本文
墨守言公
羊之義不
可攻如墨
翟之守城
也

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析此一家而
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
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
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
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盲墨守
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鑑也逮史漢繼作
踵武相承王克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
優遷王克謂虎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甲以太史
公為乙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
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
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

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

呂后名雉
荀悅云字
野雞顏師
古云字娥
成周成王
也書曰公
將不利於
孺子
本作序
錄歷說諸

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
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
匿空而出宣尼既歿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為鄙又甚於茲
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商權漢史雅重班
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
養漢宮時天下無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
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亡
流疑曆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
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
祥撰宋書錄歷序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

有字疑

吳本曲筆
一段在射
矣下

梅賾杜預

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舍異等
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
合彫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
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
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
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
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
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嵒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
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

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遊將煙燼火滅泥沉
兩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爽實凡
三十七字蓋史之爲用也上絕不屬鑒識篇不可同年
下云故知割席不敢視云云割席疑承刮席爲文逮漢
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爲章句始知其爲
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此書外篇別有點煩云回易數字
加尸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
爾是歲嘉靖乙未秋七月旣望雲間陸深謹識
評曰按史記少帝初名子山爲襄城侯後改常山王更

名義後爲帝更名弘及漢文至長安舍代邸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召乘輿車
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代王
入夜有司誅少帝於舍少帝始末如此劉執思乃欲爲
本紀可乎子玄駁之良是第以共和爲譬竊所未了共
和共伯和也厲王之難諸侯立和爲天子十四年比宣
王立共伯歸國史記周召共理國事之說無據以此喻
少帝殊爲不類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字邵公爲太傅陳蕃屬蕃
敗坐禁錮作公羊詁解十二卷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
議大夫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
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
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
疾者

魏略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
羊爲賣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析長短

上虞王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袁宏書
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
以爲談助

南陽張輔字世偉晉御史中丞嘗著論班馬云遷之著
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三百年
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
以勸惡足以監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
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
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
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
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遷所以稱良史也又論
曹操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葛亮詞多不載

勃海劉軌思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

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執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劉祥字休徵璠子也周車騎大將軍初璠撰梁典未及
刊定而卒臨終謂祥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祥脩定
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
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
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

探賸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
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

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
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繆也不
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
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
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攬莓而紉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
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
道窮然後追論五史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
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
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
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

櫻音脚搏
也莓莫罪
切音每草
名說文馬
莓也又音
茂又音梅
平聲與煤
同

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
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
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
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烏
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
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
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
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損吳楚遂誣
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
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

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
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
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
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
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
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
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
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
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
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

為凡一作
違

此二句是以
盡保之罪

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
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
怨刺孝武故書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
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
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
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
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
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
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
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

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
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

下邁敬古聖蕩然無記故雖詐
諛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

考習傳於
三國特蜀
以宗室為
正魏為篡
逆似未會
以劉為偽

齊倫當作
齊剛

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偽國者此
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
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
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
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有變三
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
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

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
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
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
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
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
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
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
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
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
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

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
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
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
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
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
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
本意或出自冒懷枉申探賸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
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
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評曰此篇專論孫盛葛洪李德林檀道鸞魏收五子之

註誤也
胡卦切

失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失之悍其能遠於子玄之擊乎但云孔子作春秋學者以爲感麟而作其說出公羊疏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言者故杜預左傳序有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數語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後也先儒有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杜元凱以爲妖妄胡安國以爲常理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前也二說俱不可知而子玄斷謂因攫苒而創詞攫苒事出呂覽苒與煤同諸家皆七此說子玄當另有據

呂覽任數篇云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延按苒與煤同攫煤事出

史通 卷七
呂氏春秋止云命弟子記之未載因是而作春秋子玄云因櫻莓而創詞當另有據以俟再考

評曰李德林論陳壽黨蜀抑魏子玄駁之誠是愚讀壽志評孟德云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始終亡一貶辭何抑之有評玄德云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庶幾似之而又云機權幹略不逮魏武何黨之有至評孔明一則曰亮寇天水二則曰亮寇天水改元既未踰年立國不置史官則深抑之矣德林之說誠無所謂若習氏之書似若有意相王一遇則云生平未見以此忤溫臨終一書則謂典午繼漢猶知尊晉道鸞之說

或當有據

文十一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僖二十九冬介葛盧復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襄十四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

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
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豺狼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
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
于今不貳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
子辭焉使卽事于會成愷悌也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滎陽太守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
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
三國時帝蜀以宗室爲正以魏爲篡至文帝平蜀乃爲
漢亡而晉始興引世祖諱炎興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
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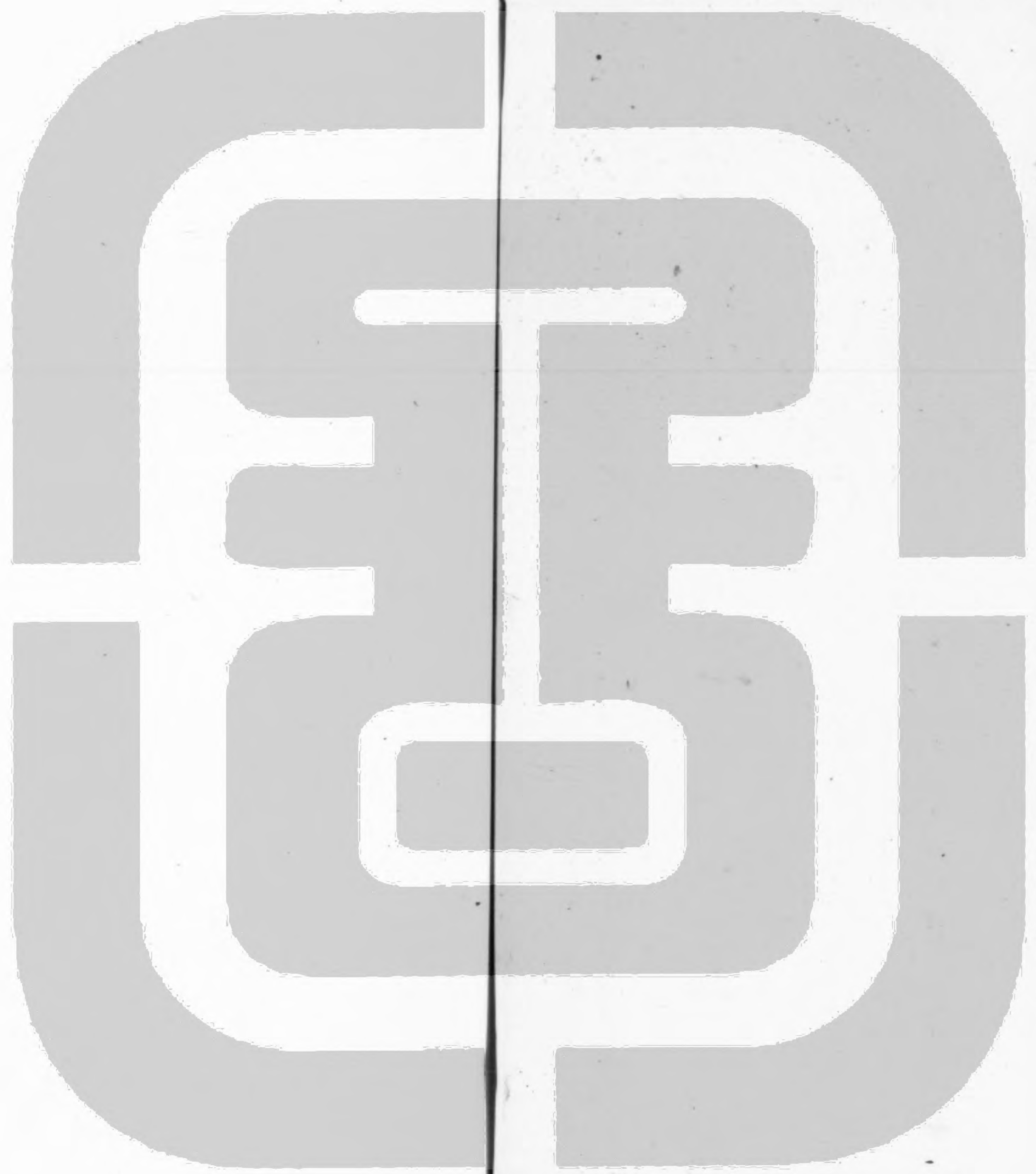
高平檀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末嘉太守撰讀晉陽秋
二十卷

評曰趙王名倫非齊倫也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
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賈后南風淫悍失德張華作
女史箴以諷而二子俱不免其身乃知竭力危邦宣誠
庸主竟何益哉

宋書符瑞志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
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
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

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
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
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
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
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
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
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
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夫曰孝經四卷
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
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
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延按宋書出沈隱侯筆芻兒摘麟事甚奇隱侯博洽當
有所據故并載之備考





史通

卷七

七

